

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共同当家做了主人,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见证】

风雨沧桑
国公墓



国公墓地的龟趺石雕。(资料图片)

□刘臻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镇政府所在地东北7公里处,有一个山村,这个村庄因为元朝一位名臣在此建有府邸而命名,叫国公府村。

这位国公就是元朝赫赫有名的国公张应瑞。张应瑞去世后,葬于村北山。此后,张应瑞的后人去世后也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家族墓地,人称国公墓。

国公墓位于国公府村北的鸡冠山南麓,这里西、北、东三面环山,南面开阔,北高南低,是古代风水学中典型的风水宝地。墓地留有围墙基础遗迹,东西宽500米,南北长300米,占地15万平方米。

据史料记载,张应瑞祖籍河北省清河县,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鲁忠武王的陪臣。鲁王的弘吉刺部与朝廷世代联姻,地位非常显赫。张应瑞自幼侍奉鲁王一家,他才德兼优,处事谨慎,才力精敏,识趣超异,时务练达,屡受加封进爵。后因平息兀朮叛乱有功,深受元世祖赏识,令其辅佐嗣主端瓦八刺。因功勋卓著,生前被封为中奉大夫,加赠荣禄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加赠一品,死后追封国公。其子张住童亦深得弘吉刺氏器重,业绩超卓,张氏家族后人最终融入蒙古民族之中。

元顺帝元统三年(公元1335年),顺帝诏令全国文坛才俊为张应瑞家族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剥蚀和元末明初的兵燹战火,如今国公墓的坟墓已经荡然无存,幸存的只有两通墓碑和残缺不全的4尊文臣武将雕像和8尊石象生。

两通墓碑中,张应瑞墓碑比较完整。此碑通高5.8米,宽1.38米,厚0.4米,是螭首龟趺碑式,由碑座、碑身及碑首组构。石材出自北京市房山县,龟趺座上面凿有凹槽,碑身镶嵌在上面。张应瑞墓碑首圆雕四条粗壮蟠龙,龙头低垂于碑首两侧,两只龙爪托住祥云之上的明珠,绞缠在一起劲健有力的龙身组成为形碑顶;正面碑文阴刻汉文楷书,笔力苍劲,为元朝与赵孟頫齐名的书法大家、西域康里巎巎所书,记载了从元世祖忽必烈直至顺帝托欢贴木儿时期,张应瑞家族为元朝及蒙古弘吉刺部尽忠之事。背面碑首为篆刻八思巴文,碑文阴刻为畏吾儿蒙古文,字迹清晰、完整。

两通碑前神道上,南北方向排列有文官石雕两尊,武士石雕两尊,石麒麟雕像两尊、石虎雕像两尊、石羊雕像四尊,可惜的是,石雕人物和动物多数已失去头部。文臣武将系用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

为了保护这些元朝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古代遗存和艺术珍品,在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的努力下,2006年国务院将国公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饱经风霜的石雕,见证了朝代更替的金戈铁马和民族融合的波澜壮阔,留给我们的是蒙汉携手亲如一家的永恒记忆,也是研究元史、碑刻及书法艺术的实物精品和宝贵财富。



由康里巎巎书丹的“张氏先茔碑”。

(资料图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听文物讲故事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贺年信上的红色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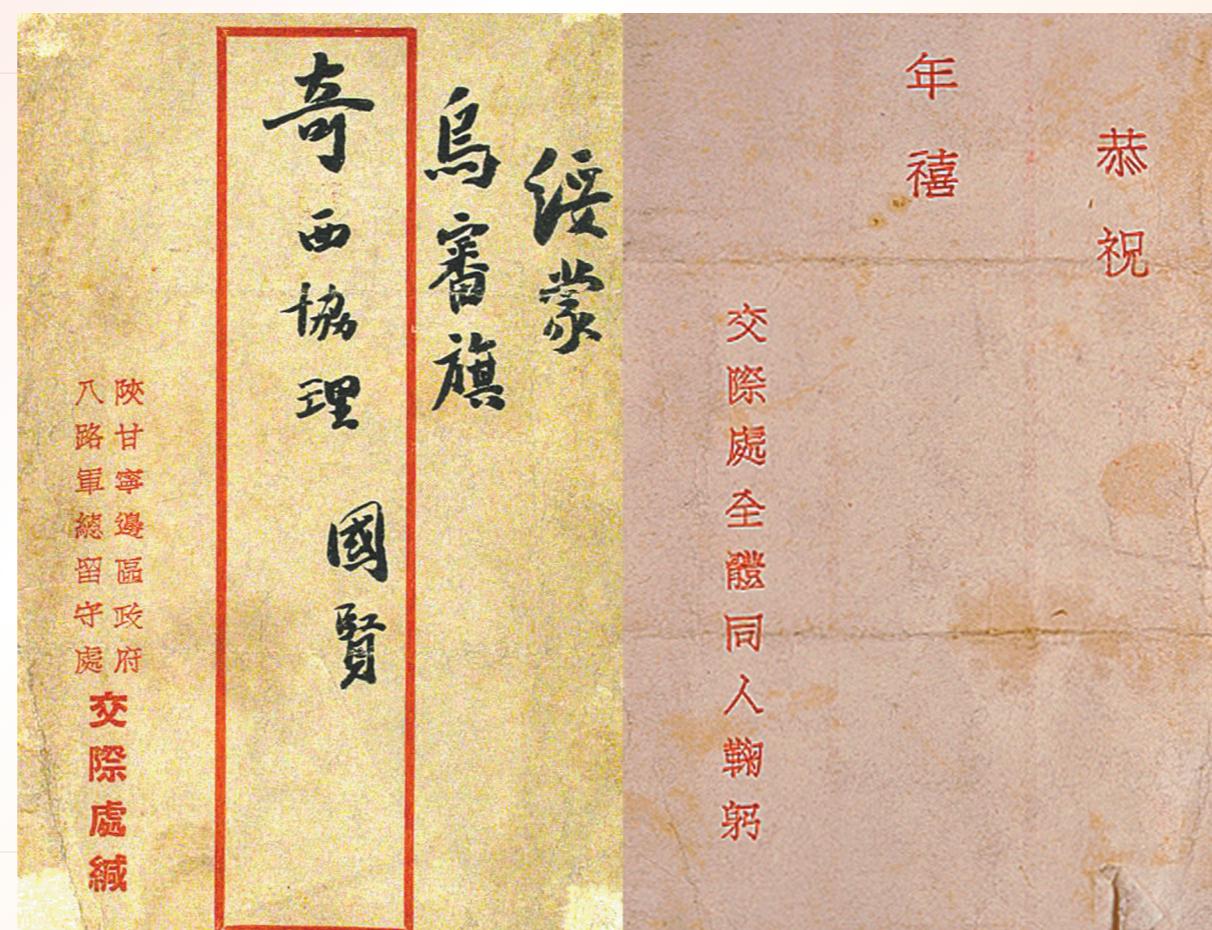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高瑞峰

草原上的惊雷,因幽旷而更显猛烈和闪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如惊雷劈开厚重的乌云,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遍撒草原。

因着这光的指引,内蒙古英雄儿女同许许多多仁人志士一样,一路向着光明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抛头颅、洒热血,不惧白色恐怖,抗击日寇、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大义,写就了篇篇壮丽华章。



奇国贤
(资料图片)



陕甘宁边区政府致奇国贤的贺年信。

(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共产党人的好朋友

7月的呼和浩特,温度宜人,绿草茵茵,繁花似锦。

在内蒙古博物院三楼的“草原丰碑”展厅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讲解员铿锵有力的话语介绍着一件件革命文物的来历和它们背后饱含的一段段内蒙古革命史。

一个角落的展柜里,柔美的灯光照着一张年代久远的泛黄纸张,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致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的贺年信,国家一级文物。

奇国贤何许人?为什么陕甘宁边区政府会给他发来贺年信?

奇国贤,又名道布庆道尔吉,蒙古族,1910年出生于伊克昭盟乌审旗沙尔利格。青少年时期,奇国贤深受革命运动影响,萌发了反抗剥削压迫,追求光明进步自由的思想意识。多次受打击和摧残后,他由同情革命转变为追求革命。

1936年春,他与共产党人高岗、张爱萍、曹动之、田万生结拜为兄弟,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并开始向人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奇国贤与一般的蒙古族群众不同,他是蒙古族黄金家族后裔,又是执政的上层人士,有权有势。”乌审旗档案史志馆档案研究员郝继忠说。

1940年,奇国贤任乌审旗西协理,按照国民党乌审旗政权里的排位,札萨克王爷下来是东协理、西协理,奇国贤算是旗里的三号人物,相当于现在的副旗长。

作为旗里执政的上层人士,奇国贤毫不畏惧国民党顽固派的监视,和共产党人成为了好朋友,公开与他们交往,几次去过延安,给驻守绥德的359旅购买过大量军马,利用职务之便促使旗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朗和中共乌审旗工委建立联系,创办学校招收进步青年。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人以及好多的进步青年、进步上层人士都跟共产党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有的进步青年甚至直接跟着共产党投身革命。

“他为共产党在伊克昭盟南部地区,特别是乌审旗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郝继忠说。

团结一致抗击日寇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把目光投向伊克昭盟(即今天的鄂尔多斯),乌审旗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地区。

彼时,伊克昭盟是阻断日本侵略者攻占大西北的咽喉地带,西北之锁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对伊克昭盟十分关注。

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宣布将国民党陕北军阀霸占的伊克昭盟土地、盐池交还内蒙古,同时派出毛泽民、高岗、赵通儒等一批干部深入到以乌审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开展工作。

这是毛泽东主席对蒙古民族发表的第一个宣言,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基本方针、政策。受到了奇国贤等蒙古族上层人士的欢迎。

1936年5月,毛泽东在写给曾执掌乌审旗军政大权的孟克乌力吉的信中提出:“蒙古族内部事务,应由蒙古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古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古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柠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古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这封信件为共产党开展

乌审旗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1937年11月16日,毛泽东、洛甫、肖劲光致电高岗:“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再次指出:“我们党与八路军在绥蒙工作的任务,是要去唤起和团结蒙古族一切力量,一致抗日。”

“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后盾,中国共产党在乌审旗的工作得以逐步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产生良好的影响,乌审旗部分上层人士也积极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郝继忠说。

前仆后继无惧牺牲

“草原丰碑”展厅墙上的历史照片中,奇国贤一行于1939年到延安的黑白照片也在其中。照片中的他面庞清瘦,神情严肃,嘴唇紧抿,眼神坚定。

这坚毅的神情,昭示着他跟着共产党走到底的决心。

彼时,邻近陕甘宁边区的乌审旗西南部,已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赤色区域。奇国贤的亲共举动,也逐渐引起国民党所属的乌审旗政府代理札萨克奇玉山及特务的敌视和仇恨,国民党绥蒙党部将奇国贤列为为重点监视对象,企图暗害。

1942年11月2日,奇国贤被伊克昭盟守备军司令陈长捷诱捕。他不惧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拒绝供出中共乌审旗工委的组织及活动情况,并说:“我已横下一条心,一条路走到底,决不回头!”11月13日,奇国贤英勇就义,年仅32岁。

茵茵草原向光而生,内蒙古英雄儿女无惧腥风血雨,前仆后继走在追寻真理的革命大道上。

在奇国贤牺牲的第二年,1943年3月

26日,札萨克旗爆发了反抗国民党军事高压政策的“伊克昭盟事变”。4月5日,奇国贤、乌审旗西蒙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原人大队长奇金山率部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改编为西乌审保安团,这是伊克昭盟第一支受共产党领导的团级建制的蒙古民族武装。1944年12月,西乌审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蒙汉自治抗敌联合会,奇金山任主任。1945年2月,奇金山被国民党东乌审部队偷袭杀害,时年52岁。

那顺德力格尔,西乌审进步人士、新三师骑兵营长,因受国民党顽固势力排挤,脱离新三师。1940年8月,他在中共乌审旗工委的帮助下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他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蒙文教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等职。1943年7月,47岁的那顺德力格尔病逝于延安。

除了奇国贤、奇金山、那顺德力格尔这些赫赫有名人物,乌审旗还有毛罗扎木苏、赵玉山以及很多蒙古族群众都和共产党亲近,很多人还曾到延安参观,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

郝继忠说:“抗战期间,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民族工作成为西北局工作重点。民族工作里最成功的是对蒙古民族的统战团结工作,这之中最有成果的地区是乌审旗和鄂托克旗南部。”

百年大党,认定团结就是力量,永远把各族人民放在心中,各族人民也把共产党视为自己的依靠。

诚如1943年8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那顺德力格尔临终遗言所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是唯一能够指导和帮助我们蒙古民族解放的力量,因为他们是真正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先进革命力量。共产党的奋斗方向,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奋斗方向”。